

我的故乡在秦岭山脉的太白县，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梦中的故乡更是绚丽多彩——郁郁葱葱的山林，潺潺流淌的溪水，山水相映，显得那么神奇与美好。每当忆起这片故土，我总会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水磨。

多少年来，故乡的水磨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缓缓转动。那沉重、“轰隆隆”作响的磨盘声，“咯吱吱”富有节奏的木轮声，“哗啦啦”奔涌的水槽流水声，宛如一曲古朴悠远的歌谣，长久萦绕在我的心底。水磨究竟是哪个时代、哪位能工巧匠发明的，早已无从考证。记得故乡尚未通电的年月，水磨是当地唯一依靠水力运转的原始机具。水磨大多修建在山区水源充沛、地势垂直落差大且背风的地带。人们还要在河面狭窄处修筑简易水坝，开挖一条长短不一、最长可达数十里的水渠，将河水引入水槽，输送至磨坊。进水口两米左右的位置另修退水渠，兼具防洪、排水的作用。磨坊分上下两层，中间以木板隔断：上层称作“机房”，主要安放石磨，存放加工器具与维修备件；下层称作“机坑”，安装着一纵一横两个长约五米、直径约两米的木制水轮，木轮上配有相互咬合的铸铁齿轮。十余米长的木制水槽，借自然水位落差推送水流冲击竖轮，竖轮带动横轮运转，依靠水力驱动厚重庞大的石磨。整套水磨由上下两块巨

型磨盘组成，上磨盘以绳索吊起固定，下磨盘稳固安置在竖轮基座上，一静一动，依靠磨盘摩擦，把原粮研磨成粉。正常工况下，水磨每小时可加工一斗粮食（约30斤）；原粮想要得到细腻面粉，还需要反复研磨，再用脚踏筛，将粗粉筛净。若到隆冬时节，河道结冰、水源匮乏，有时整夜只能磨六七十斤粮食。昏暗的煤油灯、呼啸的西北风，伴着淳朴的乡亲熬过一个漫长苦寒的冬夜。在当年的生产条件下，一切都显得原始粗陋，满是生活的无奈。

20世纪80年代，物资匮乏，大家以瓜菜充饥，驴拉磨、煤油灯是家家户户的日常，水磨算得上故乡最实用的加工工具。对比彼时的手推磨、驴拉磨、石碾，水磨省力又高效。先辈们在漫长岁月里，运用基础力学、机械原理与水能，创造出水磨这种节能、无污染的加工器具。如今节能环保的视角来看，先人早已走在了前面。水磨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推动了古代社会文明向前发展。每逢五谷丰登的金秋，或是乡亲操

办红白喜事之时，故乡的水磨始终不停歇，默默研磨粮食，为淳朴的乡人日夜操劳。若是遇上久旱无雨、寒冬冰封，或是木轮损毁、磨盘磨损，水磨便只能停工。乡亲们只能背着粮食，奔赴数里外的其他磨坊，或是邻里之间互相借粮，勉强维持生计。水磨运转顺畅与否，就是故乡人心中的晴雨表，欢喜因水磨，愁苦也因水磨。随着时代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高压电线通到太白山区，65型钢磨逐步取代了水磨；再往后，现代化面粉厂又替代了钢磨。社会发展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高效省时的新式机械，彻底将乡亲们从繁重的粮食加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水磨慢慢失去往日功用，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故乡人心中始终放不下水磨，不少老年长人途经废弃磨坊时，总会驻足多看几眼，心中藏着难以割舍的水磨情结。这份情愫是念旧，还是另有别样心绪，只能留给后人细细品读。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水源持续枯竭影响，故乡所有水磨彻底消失，只留下刻在我心底的——故乡水磨。

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窗玻璃蜿蜒而下，冷意漫过玻璃，静静氤氲在房间里。我坐在父亲车的后座，抬眼望见后视镜里他的脸，和我记忆里的模样分毫不差，只是比从前清瘦了些，也黑了些。

恍惚间我才惊觉，我已经很久没坐过父亲的车了。到家了，我哇的一声蹦下车，一头扎进雨里，雨声里混着我的笑声。父亲慢慢走过来，看着我闹，笑着，又无奈地叹口气。进屋之后我累得倒在床上一动不想动，连日奔波早把精力耗得干干净净，我撑着身子坐起来说：“爸，我帮你吧。”他却一口回绝，半点儿都不让我沾手，转身就进了厨房。不过一个钟头，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就接连端上了桌，一小小的光景就这么在厨房的烟火气里悄悄溜走了。

我看着满桌的菜，一边拿出手机拍照，一边说：“看着就太香了。”他说：“快吃，吃起来更香。”我笑了笑，心里暗道那是自然——父亲做的菜，从来都是最好吃的。记忆里，童年大半的鲜香滋味，都是父亲亲手做给我们的。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刚放学跑回院子，就听见满院的香气，凑过去一看，父亲正在做拔丝红薯，刚出锅的红薯盛在盘里，我和弟弟趁他不注意偷偷把盘子端走，等他发现的时候，我俩都快吃完了，才想起糖汁还没浇。我们捧着空盘子，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时候只觉得好玩，长大以后才慢慢懂了：能把寻常日子的一顿饭做得有滋有味的人，心里一定是开阔豁达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除了做菜，我更欣赏他身上那种安静的力量，准确来说，那是一种生命的风度。

父亲其实很爱看书，家里书架上堆着不少他买回来的书，可我很少看见他翻。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总忍不住买下许多书，就只是静静地摆在架上。他也爱听歌，每次坐他的车，他都会放点音乐，好像能冲淡一身疲惫，对生活的向往也跟着歌词里的草原、大漠慢慢铺展开来。

“生活从来不会给你想要的标准答案，平平淡淡也很好啊。”他知道我性子急躁，总这样宽慰我。“但只要你有勇气面对就够了，路都在你脚下，大胆迈开步走就是。”每次想起这些暖人的话，我都会悄悄把它们记在心里，视若珍宝，也常常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位睿智的父亲。

他从不束缚我，也不对我提什么要求，只希望我能做我自己。从大学开始，我就经常写东西，直到今天，这份兴致也从来没消减半分。记得有一次我写的文章拿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书。我打电话兴高采烈地跟父亲说，说着我朦朦胧胧的文字梦，说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做一名编辑。他只是笑着，只叮嘱我要早点睡——因为我总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东西，那段时间睡眠一直不好。现在在我长大了，早已放下了当年那

那天下雨了

○杨珮

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恐怕是现在，父亲看到我写的文章，也总会抽时间和我交流，哪里写得不妥，哪个用词欠考虑，哪处表达太突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这个词用得好像不太合适，你可以再多琢磨琢磨。”我总忍不住嘟囔：“我实在不知道该换什么词了，纠结了好久最后就随便选了一个。”只要知道我是认真思考过的，在他那里就足够了。

时空交错之间，我仿佛又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趴在桌子上不停地改作文，改完飞快地跑下楼去找父亲，而父亲总耐心地给我提这样那样的建议：“要按照顺序写”“词语可以用得再鲜活一点”……改完之后，文章确实变好了不少。当年的画面和此刻的场景重叠在一起，一切都和原来一模一样。我不禁感慨，他对文字的敏锐感觉从来没变，他还是那个爱看书、心有坚守的少年。

结婚前一晚，父亲给我发了一篇文章，我看完之后，始终忘不掉里面那句话：“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看完我陷入了沉思，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都曾奢望它永远像盛夏一样炽热，我对爱情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期许，可再炽热的盛夏，终究会回归一饭一蔬的平淡日常。所以婚礼那天我也没有泪流满面，父亲那句叮嘱早就帮我放下了所有不安。爱若是真的，便永远都在，不必过分计较。

父亲这份克制深沉的爱意，我早已了然于胸；而能成为他的骄傲，便是我一直以来不懈努力的方向。大学录取的通知发到手机上那天，他坐在院子里，整整一夜未合眼。其实我也想问，那些漫长等待的时光里，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得知我面试讲课结束的那个清晨，他坐在路口的台阶上，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担心。我拍着胸脯跑到他面前，笑着说：“放心，肯定没问题。”

再看向窗外，静静流淌的雨已经停了。我忽然想起从前在后视镜里瞥见的那张脸，黑了些，也瘦了些。他始终守在原地，沉默如山，也如山一般温厚，静静伫立在那里。

诗 歌 苑

咏归川

○娜仁琪琪格

我们起身告别
溪水依然激越奔流 不回首
更不停下脚步
群山依然绵延起伏 岿然不动

云卷云舒 千载悠悠
闪电 雷霆 昨日纷纷扬扬的雨
打在身上的凛冽 清凉
和它们风马牛不相及

白桦树摆动绿叶 播撒绿荫
光斑
谱写乐谱 拉动风琴
继续怡然自得演奏 风姿绰约
优雅曼妙

我坐过的竹椅 蒲团 回归了
安然 闲适——巨大的宁静继续
搬动山谷 那些隐没于山林吃草的

花牛
隐没更深

离开咏归川 仿佛什么都没带走
所有的存在依然在那里
不少一分一毫
而我得以更新
丝滑 明亮的热泉涌流周身
如那稻田 水影天光的润泽与浸染

母亲的炒米

○朱明荣

我老家门前有一口池塘，一到夏天，水面便开满了荷花，密密匝匝的，红的花、白的花，衬着碧绿的荷叶，格外好看。

池塘的码头由青石板铺成，一共十二级台阶，一直延伸到水里。石板上长了一层青苔，滑溜溜的。小时候，我和哥哥总坐在码头上，把脚伸进水里扑腾，双手撑着石板，身子往后仰，悠悠闲闲看天上的云朵慢慢飘走。

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屁股一滑，整个人掉进了水里。水一下子灌进我的嘴和鼻子，我什么都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只觉得身子一个劲往下沉。我拼命挣扎，双手在水里乱抓，哥哥伸手拉我，反倒被我一把拽进了水里。我俩在水里不停扑腾，大声呼救。

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这情景，鞋都没脱就飞奔过来，一头扎进了池塘。母亲素来瘦弱，平日里走路，我都总担心她会被大风刮跑。可那天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力气，一手拽着一个，硬生生把我们俩都拖上了岸。她自己也呛了不少水，趴在岸边干呕了好半天，脸色煞白，过了许久才缓过劲来。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许我们去池塘玩水了。

可我们哪里忍得住，偷偷跟着小伙伴去水渠里学游泳。水渠不深，水刚没过腰，我们几个都光着屁股下水，把衣服挂在岸边的树上，这样衣服不湿，父母就发现不了我们偷偷玩水了。一群孩子在水渠里学狗刨、扎猛子、打水仗，欢笑声传出去老远，惊得四周的水鸟扑棱着翅膀飞了起来。

那天回家，我远远就看见母亲站在门口等。刚走到她跟前，她就问我：“是不是下水了？”我眼神躲闪，连连说没有。她没说话，伸出手，用指甲在我小腿肚子上轻轻一画，皮肤上立刻显出一道白印子。后来我才知道，皮肤在水里泡过再晾干，就能画出这样的印子，若是出的汗，就画不出来。

母亲从门后摸出一根小柳条，我转身就跑，她在后面追。我拼命跑出去老远，回头看她，她站在路边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气，手里还攥着那根柳条。

那天夜里我发起热来，咳个不停，一声接着一声。到了下半夜，咳得更厉害了，我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只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咳得浑身发颤。迷迷糊糊间，我听见灶房传来动静——灶房和我的房间只隔了一层木板，灶膛里的火光透过板缝，一闪一闪晃在墙上。我听见锅铲碰到铁锅的脆响，又听见水瓢从水缸里舀水，“哗啦”一声倒进锅里，接着是鸡蛋磕在碗沿的轻响，再就是筷子搅打鸡蛋的沙沙声。

没过多久，母亲端着一只大碗走进来，碗里冒着腾腾热气。我撑着身子坐起来，看见碗里泡着炒米，泡得白白胖胖浮在汤面上，里面卧着两只荷包蛋，一股焦香混着油香一下子钻进鼻孔。

炒米是用新碾的米筛出来的碎米炒制的，炒好攒在青花陶罐里，平日里我们都舍不得吃。炒米其实是个技术活，一点都不简单：灶膛架好稻草，火烧起来后再把碎米倒进锅里，火不能太大，大了容易

炒焦；得拿着锅铲不停翻搅，碎米在锅里沙沙作响，就像小雨打在屋顶上。慢慢地，米粒渐渐膨胀，表皮裂开细细的纹路，母亲就捏一粒放进嘴里嚼一嚼，尝好火候，就把火撤掉，把炒米晾凉，再装进瓦罐盖紧。什么时候想吃，抓一把出来，可以干嚼，也可以用开水冲泡，放点儿白糖或是糖精，味道更好。在我的记忆里，上次舅舅来家里，母亲才舍得给我们每人加两只荷包蛋。

母亲把碗放在床沿，坐下来把我抱在怀里，用勺子舀了一口汤，对着吹了吹，才喂到我嘴边。汤不烫，温温热热的，带着炒米特有的焦香。泡软的炒米入口即化，不用嚼就能咽下去，热汤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我浑身上下出了一层薄汗。

她一勺一勺喂，我一口一口吃，一碗吃完，咳嗽已经轻多了。她摸了摸我的额头，给我掖好被角，才收拾了碗端去灶房。

我很快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太阳晒到屁股，烧退了，也不咳嗽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再也没吃过那样的炒米，母亲也已经去世五六年了。我特别想再吃一次母亲做的炒米，于是去超市买成品，找路边炸爆米花的帮我炸，还让老家的亲戚寄来手工炒的，可泡出来总觉得不对味，不是记忆里那个味道。

去年我回老家，虽然老家的房子已经重建了三回，可那只当年装炒米的青花陶罐还在。罐口缺了一块，罐子里面空空的，落了一层灰。我把罐子洗干净，放在院子里晒干，打算照着母亲当年的法子，亲手炒一回炒米。